



名城诗坛

韦忍

春风浩荡，流水细长

(组诗)

桃园里

我宁愿喜欢田野上星星点点
连名字也叫不出的野花
也不喜欢桃园里一夜开满枝头
高高在上的这些桃花

我宁愿喜欢随意开在春光里的
杏花 梨花 油菜花……
也不喜欢风一吹
就故作深沉
一脸羞红的桃花

桃花的笑
怎么看都像年轻时
不管用什么挽留
也执意转身
弃我而去的那个倩影

惜春辞

风啊 真的应该吹轻一点
花啊 真的应该落慢一点

但整整一个傍晚
风吹风的 花落花的

而我 倒像是个多管闲事
自讨没趣的人

菜地里

天就要黑了 母亲一个人
还在菜地里忙碌
她一会儿俯下身去除草 浇水
一会儿又直起身来
静对着那片菜地发呆
晚风一次次吹起她的华发
却始终吹不散
她脸上的微笑和慈爱
当我们长久不在她的身边
地里那些长势良好的白菜萝卜
豌豆茄子
多像她膝下的又一群儿女

春水流

多少次了 我一个人途经春天
却又不愿惊扰春天
说话的声音大了,我怕惊着
忙碌的蜂蝶 走路脚步快了

我怕踩着觅食的虫蚁
有时就连躺在夜里的一声咳嗽
我都得掖着 忍着
我怕吓落那些
正在做梦的花朵

于是 关于春天
我只能如实写下
春风浩荡 唯独流水细长

诗词歌赋

毛有为

诗词三首

菩萨蛮·桃源

故人竟道桃源好，而今洞隐江祠少。
绿树映操场，高楼沐夕阳。
儿时多起早，独喜书声绕。
年迈且重来，再寻观景台。

七绝·景中大妈

佳人团扇绣花桥，

顾影犹怜昔日娇。
今借写真追久远，韶华留驻皱纹消。

五律·读友人少作

家学传承在，童年韵律搜。
曾忧禾遇旱，且喜雨来休。
冷寂山居月，喧腾父老秋。
挥毫吟未止，暮亦上层楼。

娄山危言

田宗远

未曾预约的祭奠

今年“五一”小长假第一天，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红色文化之友一行15人来了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目标是到位于娄山关金山与大尖山之间，探访当年红军二战娄山关的线路。

在了解了长空桥、诗词碑、雁鸣塔，以及钟赤兵战斗中负伤三次截肢的感人故事后，红色文化爱好者们还实地体验了先辈们当年战斗的艰辛历程。

上娄山关金山有五岔道路可选，可以说每一条都坎坷曲折，当天走的这条路算是中等难度，有两个地方需要青壮年在前面用绳子拴在大树上，后行者拉着绳子攀沿而上。

我们从位于桐梓娄山关南坡脚下的狮子庙出发，穿过铁路下的隧道后就开始爬山了。走在第

一方阵的钟庆武老人已73岁了，精神矍铄，手拿弯弯的镰刀，一边为我们开路，还不时为我们讲解：他的父亲钟吉元，1935年2月给红军带路，来到点金山与大尖山之间的垭口处，此时敌人已经上来了。突然，钟吉元被一位红军兄弟猛推了一下，只听一句“卧倒”，随即倒在了可暂时躲避敌人枪子的角落。等钟吉元把红军带到目的地后，回来再看刚才推他的那位红军已经壮烈牺牲了。20多岁身强力壮的钟吉元把救他的那位红军战士的尸体背到了一个石叠见处，用树枝和泥土掩埋了。后来钟家把这位救命恩人等同祖先对待，等钟庆武这辈人长大后，父亲反复把红军舍己救人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并要求始终不忘。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钟家人每年总是按当地祭奠先辈的风俗习惯给红军烈士墓烧香点烛、挂青上灯。在红军坟垭口的地方，还埋着6位红军的英灵，此处已被划定为保护区。

给我们这支队伍开山引路的另一位乡友叫梁正勇，他的祖父梁昌元当年也曾为红军带过路，也是参与掩埋红军尸体的村民之一。梁正勇是第三代了，来到红军坟垭口，他把周围的刺草砍开，用一块红布把墓碑的两面擦拭干净，把墓碑前盛装贡品的瓷盘摆放整齐，放上了我们供奉的红桶子。而后，我们一行15人虔诚作了祭拜。

我们此行，组织者也很用心，从年龄上看，从20多岁到70多岁，每个年代出生的人都有，充分

体现了传承。让年龄大的走在前面，年轻人作为老弱者和女同志的照顾是无微不至。我们在大岩坎稍作休息，补充水和能量，在垭口祭奠了烈士，走过了点金山战壕，凭吊了娄山关老庙遗址，此处当年是红军官兵受伤后暂时包扎的地方。

开始下山了。此处离娄山关栈道不远，但冒雨下坡，坡还很陡，泥泞路滑。我们一手拄拐，一手还要不时地拉着边上的树枝或藤蔓，踩稳一步再移一步，难免滑倒。汗水雨水混合浸入眼睛，戴眼镜者视物模糊，还好既无伤筋动骨，也无外伤挂彩。

在活动结束总结时，大家都表达了对革命先辈深深的敬意，表示受到的熏陶和教益终生难忘。



青春飞扬 刘太华 摄

非常感受

刘亮

母亲的背篋

清晨，依偎在剪刀岩怀里的刘家寨，还沉浸在缥缈的云雾里，太阳还没有从岩顶的石头城城墙上露脸，灰蒙蒙的天上，还挂着镰刀似的弯月。院子里的葡萄、柠檬、月季、李子树、仙人掌、柚子树，在微微晨风里，睡眼惺忪地伸着懒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院子外面公路上的太阳能路灯，还在深情地呵护着宁静的寨子。担心影响被窝里酣睡的我们，母亲蹑手蹑脚地起了床，简单梳洗了一下，便拿起弯月似的镰刀，背上磨得发黄的背篋，步履蹒跚地出了门，出了院子，往菜园子走去。

菜园子里种满了蔬菜，青椒、茄子、莴笋、韭菜、胡萝卜……一棵棵，一窝窝，一块块，连成一片，绿油油水灵灵的，将偌大的菜地遮盖得严严实实。母亲收割好满满一背篋蔬菜，背回家里，阳光终于取代了路灯的光，寨子醒了。

绿意盎然的院子里，玉树临风的大哥跳起了轻盈飘逸的舞蹈；虎背熊腰的二哥做着俯卧撑，孔武有力，虎虎生威；宽敞明亮的厨房里，长得敦敦实实却身手敏捷的三哥一面哼着小曲儿，一面欢快地准备着精致而又丰富的早餐；我则和母亲一起，择起青翠欲滴的蔬菜来。阳光照在母亲的脸上，映照出母亲一脸细细密密的汗珠，映照出母亲一脸的幸福和满足。

母亲年少时上过几年学，在我们家乡，在母亲的同龄人中，尤其是同龄的女子中，母亲算得上文化人。父亲自幼家境贫寒，读书不多，却多才多艺，总是带给人欢乐。父亲擅长讲故事，笛子吹得好，还能即兴吟上几首打油诗。父亲吟诗，从未想过发表，但寨子里至今还流传着父亲的一些打油诗。父亲还是一个爱做梦的人，他的许多梦，比如顿顿都有肉吃，人人都用上“大哥大”，公路修到寨子里来，等等，在今天看来，委实算不得什么，因为那些梦都早已成为现实。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却颇有些异想天开的意味。或许是由于思想太过于超前，而现实却太残酷的缘故吧，父亲患上精神分裂症。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我的三位哥哥，也都尚未成年。

父亲患病后，家里的境况便越发艰难，一家人就靠母亲没日没夜地劳动生活。好在母亲从小便在外公外婆的管教下做家务或农活，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为了让我们活下来，母亲拼尽了全力。至今，我的脑海里依旧经常出现这样一个画面：烈日下的崎岖山路上，一个装满沉甸甸的农作物的背篋，摇摇欲坠——那是母亲背着沉重的背篋，在颤颤巍巍地艰难移动。她身子瘦小，远远望去，便只见背篋不见人。母亲用柔弱的肩膀，用背篋，在风雨中，为自己的四个儿子撑起

了一片蓝天。母亲的背篋，见证了母亲沉甸甸的爱。

大哥十六岁踏上打工路，二哥十六岁穿上军装，三哥和我是一同一年上的学，他的学习成绩比我好，但小学毕业后便主动要求退学务农，让我得以继续读书，后来他也踏上了打工路。初中毕业后，我成为所在学校首位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其时，三位在外谋生的哥哥要负担父亲昂贵的治疗费用，家里的境况依旧窘迫。虽然母亲执意要将家里的那头老耕牛卖掉为我筹学费，但我不忍心连累家人坚决制止，母亲只好作罢。

放弃学业后，我在家里陪母亲务农。母亲在结束一天的辛苦劳作后，常会在昏黄如豆的煤油灯下读上几页书。那是一种油印的手抄民间故事书，文字是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的顺口溜，间或插上几句起过渡作用的白话文。遇到不懂的字，母亲便问我，很多字我讲过一次，母亲便记住了。母亲读书，是要大声地读出声来的，也许如此，才能更好地化解抑郁或忘却一些苦痛吧。家里没有藏书，母亲所读的书是跟寨子里的人借的。寨子里的人藏书也不多，就那么几本，像《目连救母》《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卖花记》等，母亲总是反反复复借读。我相信即便没有书在手，母亲也会整本整本地背诵下来。

但有一次，母亲一时没有找到要读的书，便有些坐立不安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便弄出一个恶作剧来。我对母亲说，我找到那本书了，并拿着另一本书，煞有介事地朗诵起母亲要找的那本书的内容来，听母亲读得多了，我大抵也会背诵了。后来，我决定为母亲将那本书默写出来。由于并不全记得，我便不得不有意无意地添加一些自己编造的内容，也许，那算是我的第一次写作吧？

说到写作，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我踏上打工路后的许多年以后的一天，回到家里的我突然看到母亲保留着的、我写给她的已经泛黄的、厚厚的一叠信件时的情景。我想，那些信件应该是我最好的作品，虽然读者只有母亲一人。

时光阡陌是静美，岁月深处是成长。从一名青涩的打工仔，到跟几位哥哥一起，在名城遵义安居乐业，其间二十余年，仿佛就在一瞬间。而母亲也许是因为劳动惯了，一离开土地便浑身不自在，在城里住不了多久便要回老家。好在如今交通便捷，我们可以经常回家看母亲，接母亲进城生活。母亲一如既往地菜园子里打整得绿意盈盈、生机勃勃。每次回家，母亲都会为我们准备满满一背篋鲜嫩水灵的蔬菜。

一路走来，沧海桑田，母亲的背篋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不变的，是母亲的勤劳和爱。